

【泥痕集】我與星星與天文

——排除星污 開放星空

文／莊萬壽 2018-04-25

李弘祺教授網上出現綺麗宇宙中的美景，這超新星。哇！我好喜歡星。在美國開闊 house，可以常飽星福。奈何台灣水泥森林之中，何處可以觀賞星星？

由於攝影器材的進步：太空望遠鏡和太空船直接的拍攝，太空中形形色色的星球、星雲...，巧奪天工，嘆為觀止。比諸地球上的花草山水，絕不遜色。

人類萬千年來，白天腳踏著大地，有太陽的照耀。同樣夜晚頭戴著星星，又有月亮的輝映。而閃爍的群星，東起西下，人們駐足四望，夜晚的景象顯得格外花團錦簇，變化萬千。

星星帶給人類的文明，讓我們知道四季，學習農耕。產生信仰、神話，也產生數學和科學。然而電燈的發明，都市的形成，我們頭上的星星慢慢的人間蒸發。

星星是人類文明的教科書，他一頁頁翻開在我們的頭頂上，只要我們仰首，每晚都可以獲得到無窮的知識，無窮的幻想跟無窮的樂趣。天上的星星王子、公主 隨時向你招手微笑，是誰把我們頭頂上的教科書扔掉呢？

1950 年代中，重慶南路的書店是我每禮拜必到之處，當暮色深深，我在新公園等公車回家，車子少，常要等很久，面對著土地銀行羅馬廊柱建築之上的天空，我必去尋找希臘神話故事的浪漫人獸，永遠記得 orion 獵戶座的三星腰帶過著銀行的長柱。當時遠眺館前路台北車站天上，依然可以抓到星星。有一年，首爾到烏蘭巴托的飛機上星星就像螢火蟲那麼大，在窗前舞動，與我一起飛翔，我興奮的幾乎叫出來。

1985 年我買 6 吋的天文望遠鏡放我永康街的六樓上，帶我 12 歲的小女兒看，看到了 75 年周期的哈雷衛星。我向女兒說：〈你還有一次可以看，我已沒有機會了，到時候，你再告訴我啊！哈哈〉沒幾年，霧霾增加，不

能看，望遠鏡收起來了。後來送給了長榮大學天文社，兩個學生到我家來搬，不料，我十多年前，我去長榮，辦研究所，行李不忘望遠鏡，台南歸仁的鄉下，居然也看不清楚星星。好失望！台灣平地，已消逝星空，台灣人都是星盲，真可憐！台人已沒有千里眼透視光年的星野。

回憶我上高職，學校沒史地的課，我卻特別喜歡，自己借買來讀，尤其天文。第一本看《星空巡禮》譯書，參加了「台北市天文同好會」。

1957年 蘇聯打上人類首次 Sputnik 人造衛星，美國要台灣組織「人造衛星觀測隊」以配合全球的觀測。我因會測量而考入觀測隊，共 12 人。工作地點中山（公會）堂頂樓台北市天文台（這是日本人留下來的），中山堂是國民黨特務機關勵志社管理，我們觀測時間是清晨傍晚，關門開門不能配合我們，工作成效不彰。主要靠蔡章獻台長一人，他老實樸拙。可能是台灣唯一留學日本，在日本天文台工作而回台的，他也是同好會的負責人，常請一些專家來演講，包括高平子，也講中國天文學。

1983 年我到京都大學中國哲學研究室，擔任外國人招聘教授。京都大學是研究經學和中國科學史聞名。許多戰前的漢學家就是天文學家，京大總長新城新藏 就是利用中國天文學史研究而成名的。諾貝爾獎物理學家湯川秀樹自稱曾受中國哲學莊子的啟發。我看了一些資料，很感興趣。我計畫同時兼攻道家與中國科學史，然而我數學不好，藪內清的書，看不懂他的論述，而不敢問津於天文史。只瀏覽科學史與史料。我因而寫幾篇上古食物三四萬字，一篇古代空間論文，便利用天文學的知識。

我進不了中國天文史的窄門，30 多年了。這一同時，最遺憾的是我也告別了我過去長相左右的星星，在我的生活圈，已經沒有星星，偶爾片刻相逢，不少已不相識。當年曾經徹夜廝守的日子，只能回憶。

仰望星空 激發人類想像力

今天科技發展，似一日千里，但人類仍然不能解決內部的矛盾，充滿著危機，尤其我們台灣要面臨的更大的挑戰，大家皆知台灣必須走向國際，但卻不知面對宇宙太空。其實很簡單能夠抬頭仰望無垠的天際，尤其夜晚，大地漆黑，滿天星斗。動輒數十光年的開闊空間，而地球、人類何其渺小。這最能激發人的想像力、創造力。

人類對自然的了解，物理的探討，最後都會跳出地球 去詮釋宇宙，從世紀的大科學家牛頓、愛因斯坦，到最近去世的霍金，他們終極的成就，都是在追尋宇宙的真相。

當然不是看星星，就可以了解宇宙。地球人類本來就活動在無窮無盡的時空中，四周都是星球，只是我們夜晚才能夠看到星星。

歷史告訴我們，星星是我們人類文明的跳板，然而高度密集的台灣人，已經不知道他們是活在星際之中。「空污」是空氣被污染了。「星污」星星被污染蒙蔽了。我們國民教育缺乏天文教育的實踐，我相信全台灣人絕大多數是星盲，不認得星星，也不知道地球在「宇宙」（待解）中的大致位置。

我高中酷愛星星開始，影響我一生的人生觀、世界觀至大。期待台灣有一天有一天，會在都市傍晚關燈，主要是為了看星星。排除星污，開放星空！